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生命的突围/蒋泽先 蒋李一等著

—江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10

“善待生命”丛书

ISBN 7-210-01949-9

I. 生…

II. 蒋…

III. 当代作品, 医学社会学—综合

IV. Z1

### 生命的突围——

一个医生对环境的警告

蒋泽先 蒋李一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1.75

字数:251千 印数:1—5200册

ISBN 7-210-01949-9/Z·149 定价:16.00元

---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新魏路17号

邮政编码:330002 电报挂号:3652 电话:8511534(发行部)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 你我他的故事

——当代人逃离家园的报告与断想

1. 想说爱你不容易 ..... (3)  
——关于她的故事
2. 注定无处可逃 ..... (16)  
——关于他的故事
3. 谁不说俺家乡好 ..... (25)  
——关于我们的故事
4. 关心地球就是关心你自己 ..... (33)  
——关于你的故事

- 264/24
5.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 (41)

——关于我的故事

## 逃离地球的日子

——并非危言耸听的数字汇录

- 头：君信否 ..... (51)
1.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已经升起 ..... (55)
  2. 不知何时何地你我会被击伤击毙 ..... (67)
  3. 我们将会像沙丁鱼一样压缩在罐头里 ..... (75)
  4. 我们曾经一无所有，我们明天还会一无所有 ... (85)
  5. 谁为我们撑起一片绿荫 ..... (89)
  6. 人类，为什么要和自己过不去 ..... (94)
  7. 恶梦醒来是早晨，人类该怎样走出两难的境地  
..... (101)
  8. 今天，你关心了吗 ..... (110)
- 尾：参战，参战，参战 ..... (118)

## 永远的敌人

——当代人生命健康与环境的纪实

1. 一个家族的毁灭 ..... (127)
2. 土地的失去与对土地眷恋的失去 ..... (136)
3. 农药的故事 ..... (144)
4. 坟上野草青 ..... (155)

|                      |       |
|----------------------|-------|
| 5. 凶手无须调查 .....      | (163) |
| 6. 筑起两道墙 .....       | (173) |
| 7. 来自产房的忠告 .....     | (183) |
| 8. 黑血 .....          | (193) |
| 9. 什么都不用,什么都不扔 ..... | (201) |
| 10. 耳根清静可有时 .....    | (210) |
| 11. 讨片阳光过个年 .....    | (218) |
| 12. 永远的悔 .....       | (224) |

## 知向谁边

——关于今天,明天我们喝什么的调查

|                     |       |
|---------------------|-------|
| 1. 地球干涸的紧急报告 .....  | (241) |
| 2. 水,向人类发起了挑战 ..... | (247) |
| 3. 中国人挥水如土 .....    | (252) |
| 4. 举杯消愁愁更愁 .....    | (258) |
| 5. 黄河清,圣人出 .....    | (278) |

## 在天难成比翼鸟

——关于明天我们将死于新鲜空气的报告

|                      |       |
|----------------------|-------|
| 1. 我们害怕呼吸 .....      | (291) |
| 2. 是气? 是雾? 是尘埃 ..... | (297) |
| 3. 呼亦亡,不呼亦亡 .....    | (305) |
| 4. 明天将死于新鲜空气 .....   | (312) |

## 环境价值几何

——关于环境与人文的对话

1. 良性循环恶性循环 ..... (327)
2. 心会跟爱一起走 ..... (339)
3. 环境价值几何 ..... (342)

## 生命的突围

——关于我们做什么, 怎样做的话题

1. 突围在即 ..... (349)
2. 在肺部筑起巢穴的凶手 ..... (351)
3. 谁都不愿被污水溺死 ..... (355)
4. 生命的突围能否成功 ..... (361)

## 赘语 普及生命科学知识——终生的追求

# 你我他的故事

——当代人逃离家园的报告与断想

---

古老的地球，去吧！  
离开你的原位！  
我们，要推着你走向新的航程，  
直到你脱下霉烂的外衣，  
记起你鲜绿的时辰。

——F. 席勒《青春颂》



## 1. 想说爱你不容易

### ——关于她的故事

- 种瓜得豆。绿色的诗行与无边无际的黄沙伴我从稚童步入青春
- 像吉卜赛人一样，大木轮的滚动伴随着我们搬迁
- 她的名字叫绿子，绿色的种子注定是要发芽的

谢谢您翻阅这本书。

这本书中讲述的都是我你他的故事。

先说她的故事。

她是我的学生。我与她的交往是在讲“水质污染”那课开始的。

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兴致所至，引诗摘句。不是表现自己的知识如何渊博，完全是出于不想将科学理论讲得那么死板干瘪，枯燥无味。

记得那天说到江河污染日重，鱼虾绝迹时长吟一声：“欸乃一声山水——黄，何日再绿唤鱼还。”“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信口说来，纯是意识流，事过之后，也就忘却了。

三日后的黄昏，在排球场上我遇见了她。我称赞道：“你

的扣杀真精采，够得专业水平的了。”

她似乎没听见我的赞美，笑着问我：“老师，你那次引用的是戴叔伦的《兰溪棹歌》吧？‘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

没料到她还记得，一定是爱诗的人。我顺便问了句：“你喜欢诗？”

“喜欢。”

“没去学中文？”

“我本是想学中文，是我爸我妈硬要我学医。报考、择校、填写志愿，他俩承包了。”她的直率坦诚，她那口地道的北方口音特好听。我想，她一定是北方人了，便问：“你从哪儿考来的？”

“内蒙，锡盟。”她说，“哦，就是锡林郭勒盟，阴山北麓”。她怕我没听懂，又来了一句唐诗：“不教胡马度阴山，就是那里。”

内蒙？那可是遥远的地方。怎么会选择到我们江南古城来读书呢？我注视了她一眼，塞北风的吹抚，使她的皮肤有些黝黑，瓜子脸却溢满了江南女子的秀气与灵气，一双大眼明亮有神。北方女子特有的健美苗条身材让人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她很美。

陌生人即使天天见面也还是陌生。一旦熟了，仿佛有缘似的，天天都会碰面。我发现她特别喜欢绿色，绿色的裙子，绿色的外套，绿色的书包，绿色外壳的保温瓶。写诗，也离不开绿色。我读过她一首短诗：

立着，

我是树

秀发是树的帅旗  
一群绿色的精灵  
在旗下席卷着包裹着  
地球的肌肤。  
躺下  
我是泉  
眼眶流出两道甜甜的清渠  
滋润着沙枣拐、红柳的筋骨  
百灵唱累了  
憩在我的胸脯  
与我的呼吸一同起伏  
黄肤人的黄色基因  
不会遗传给地球  
生命给绿色打了传呼  
那个日子不会到来——  
地球上最后一滴水  
不会是你我的泪珠。

她常来找我聊天。谈“厄尔尼诺”的海洋变异，谈臭氧层的破坏，谈“寂静的春天”，谈“细胞生命的礼赞”。

毕业前夕，她与我谈了一次选择职业。

“老师，毕业后，我真不知选择什么工作。”

“不喜欢当医师？”

“喜欢。”

“还恋着文学？”

“不能算是第三者吧？”

“不过，我觉得你还真具备有诗人的气质。”

“也许，文人、医师，我都不具备。”说着，她茫然地望着远方，远方有什么呢？那时，我完全没有察觉到她茫然目光中饱含着什么。我安慰她说：“许多文学家都学过或从事过医学工作。鲁迅、郭沫若、契诃夫……”她那双明亮的眸子始终盯着远方。我后来才发现，她眸子里早噙满了晶莹的泪水。她不愿泪水滚下来。她在想什么呢？

她毕业了，要回家了。她把自己写的一首诗抄在一张生日卡上，送给了我，写了一句警句：生命与家园同在。可惜我只在接到她的那封信时，才深深地理解这七个字的含意。

收到那封信，我十分诧异。寄自内蒙古？是她？信，厚厚的、沉甸甸的。

她会给我讲述些什么呢？

——老师，还记得那又高又黑的塞北姑娘么？还记得我们多次的畅谈么？

毕业了，当我捧着红色的毕业证书和绿色的学位证书时，我心里盛满的不是喜悦之情，而是装满了酸涩而苦辣。无疑，我又要作一次选择，一次痛苦的选择。

老师，你一定以为我会为不能从事写作而痛苦吧！

种瓜得豆。生活中一些事就是如此。

我热爱文学是得以父母的熏陶。我刚学会识字，我爸我妈就教我背唐诗宋词。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润月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我爸我妈特别喜欢绿。他们竟把写绿的诗编集成册。如“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萧萧三月闭紫荆，绿叶阴阴忽满城。”“除却春风沙际绿，一如看汝过江时。”“主人山门绿，小隐湖中花。”“东风何所至，已绿湖上山。”

我爸我妈在读绿时，一定是读得那样痛苦。他们并非是培养我的文学兴趣与修养。他们是想培养我的向往江南之心、热爱江南之情呵！他们为我选专业、选大学，选这江南古城。一心希望我学上一技之长，留在江南或南下去特区。我爸我妈为我扯起了人生之旅的风帆。我完全理解他俩的情感，他俩的爱心。

老师，还记得那个春雨乍敛春风又绿古城的早晨吗？我与你倚窗谈王安石的《钟山晚步》“小雨轻风落楝花，细红如雪点平沙。槿篱竹屋江村落，时见宜城卖酒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我们的窗外不也是一幅画，一首诗么？

几只鸟在窗外早绿的树枝上腾起跌下，吱吱喳喳，纵横交错的细枝被褐色的鸟爪踩蹬得颤颤悠悠，颤颤悠悠。晶莹透明的雨滴宛若串串玲珑的珍珠静静的抖落下来。小鸟的叫声更响了，鹅黄尖嘴张得更大了，淡紫的绒翅抖腾得更欢了。

老师，你可理解我当时的心情，这是一支充满生命韵律的乐曲啊！我爸我妈听过这声声鸟啼莺啭吗？我爸我妈见过这行行翠绿吗？他们可能从没感受过这生命韵律带来的欢乐与生机。他们感受的只是风，只是沙，只是无边的黄土和黄土堆砌起的小屋。

小屋里就是我的家。床桌椅凳上都是细细的沙。墙上贴了一幅画，画上的陈沙被风吹走了，新的沙粒又占据了陈沙的

位置。走进家，仿佛刚从跳远的沙坑里走出来。是家，又不像家。每次我从校返家，总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滋味从我心底泛起，涌向双眼。那是股什么滋味呢？是酸的水？苦的泪？还是甜的泉？

最可怕的是刮风的季节，每天起床，那扇木门是无论如何推不动的。厚厚的沙堆一夜就堵在我家门口。那几棵小树，那一片菜畦早被风沙推倒或是压住。仿佛我们也被严严实实地压住了。“天昏昏兮人郁郁”。我爸我妈从没有过笑脸。每次望着逼近的风沙，叹息道：“怕是我们又要搬家了！”

忘不了童年搬家的日子。全村人向南移动，一辆辆马车或牛车在沙地上艰难地滚动着，与我齐高的包铁皮的木轮压着细沙，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大人们牵着马或牛，赶着车，我们孩子都坐在车上，像书中讲述的那些吉卜赛人一样。大人脸上是忧愁的，孩子们总是欣喜的。家在哪儿呢？前方会是什么样子呢？我见妈妈流着泪，把妹妹紧紧抱在怀里。

十里地，百里地，二百里地。总算看见了一点绿色，总算找到了一眼泉井，全村 50 余户人家又蹲了下来。于是，便又有了黄色的矮屋，又植下几棵小树，又种上一畦青菜。

黄沙真的不逼我们了？黄沙不会怜悯人，它没有停止自己的步伐，它的利爪撕裂了我们仅有的一点绿色，敲打着我们的家门。我们又往哪儿奔逃呢？啊，太阳流血，黄沙无泪！我们奔到何处才能寻觅到绿色的家园呢？

“莲叶层层张绿伞，莲房个个垂金盘。”“十里楼台倚翠微，百花深处杜鹃啼。”我眼中没有出现一片绿洲，只有这绿色的诗行与无边无际的黄沙伴我从稚童步入青春。

绿色！绿色！老师，你能理解我们这儿的人对绿色的狂

热地爱与追求吗？绿色不会从天降。写到这里，我想向你讲述一个播撒绿色的老人的故事。

在他 50 岁挨边的日子，他领着一家五口人来到寸草不生的一片沙漠荒滩，方圆 200 多平方公里内没有一户人家，吃水要到 2 里地外的一口泉中去取。老伴和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没有一丝怨言，伴着这年近半百的汉子扎了下来。

盖房，像我们沙区人一样，一觉醒来，房门口尽是沙堆。第一件事就是要清走埋住房子一半的黄沙。

植树。这是一家人扎寨的目的。5 口人，2 个月，共计栽了 1 万多棵树苗。黄沙不因树苗的幼小而怜悯，一次又一次把树苗埋住。他们一株又一株把树苗扒出土。活了的，他们殷勤照应；压死了的，一棵又一棵补栽上。补好的又被压倒，压倒了又补上。像愚公移山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三年过来了，总算在沙地上种上了 4 万多棵树苗。啃着窝窝头，饮着黄黄的苦水，守着这 4 万棵树苗，整整守了 12 年，小树长大了，这带染绿了。老人也步入花甲之年，女儿出嫁走了，大儿回村了。只小儿子和媳妇，小孙女还陪着两个老人，陪着这片绿色。

绿色带来了生机。斑鸠、百灵、喜鹊、花朵儿常光顾这片村子。野兔、山鸡、獾子、狍子，甚至狼也成了这儿的常客。他们不会吟“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诗句，也写不出催人泪下的文章。他们一家人却用自己的双手写下了比这更壮美、更动人的绿色诗行。在树的南边是草地，他们在草边上种了庄稼。每年风季，风的利爪伸到这儿就软了。树林挡住了风沙，保住了庄稼。他们家有了 20 头牛，有了拖拉机，有了风力发电机，电视机也摆在桌上了。养猪、养鸡、养牛，生活

富裕了。还真是“杨柳风前香百步，红幢绿盖朝天路”。

这不是我杜撰的故事。老人叫刘宗礼，是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平安地乡莫古土村人。他世代生活在这汉蒙边陲。他没有退却，他站住了，傲然地立在这边陲线上。

一位诗人说，沙漠是地球上最不安分、生命力又很顽强的流浪者。我说，我们也是游浪者。沙在流浪，我们在流浪。最后是沙漠吞噬了我们，还是我们征服了沙漠呢？

放眼楼兰，展望撒哈拉，我才明白，我们人类乘坐的是一只小小、小小的绿舟，黄沙如海，随时都可以颠翻这条船。

老师，你摊开地图看一看，从阜新往东北方向是康平县，是法库县。科尔沁沙漠的滚滚黄沙步步逼近。康平县与沙漠接壤的114公里边界线上，22个风沙口以平均5公里一个密度分布着，成千上万吨黄沙从这些风口刮进康平县境内，全县纯沙丘面积已达3万多亩，已沙化或半沙化的土地为108万亩，这意味着，包含林地水面在内的320万亩地已夺去了1/3。

老师，我引用这点数字，只是想说明，能挡住风沙入侵的只有靠营造绿洲。有多少刘宗礼这样的老人呢？

当医师的人不会少，当文学家的人不会少，唯独干刘宗礼老人的行当少得可怜。于是，我想把自己变成一个播绿的人。于是，我不想再搬家，不能让黄沙鞭打着我的脊梁四处奔逃。我要守住我们世代居住的家园。人类能这样节节败退下去么？土地沙化的同时，人格在矮化。我应变成一棵树，一片林。只有当我眼眶中的泉水滋润出一片绿洲，人格才得以升华。楼兰消失了，罗布泊消失了。我童年的老房子、小杨树、还有那一丁点儿绿的菜地都过早地消失了。刘宗礼老人可以让绿再现，我为什么不可以呢？我还年轻，我可以种上几个

10年。

我爸我妈不会轻易让我落下他们扯起的生活之帆，不会放松他们手中把握住的生活之舵。

我爸我妈骂我是傻子、疯子。骂过了、打过了，就以死相逼。手段用尽了，只好哭哭啼啼，只好“痛说革命家史”。

其实，我已听过十次，百次了。

我爸与我妈高中毕业，他们本可以到北京读大学，他们没去，而是响应“战天斗地”的号召，带着“人定胜天”的决心，留在家乡。“黄沙百战穿金甲”，“绝域苍茫更何有？”他们的同班同学如今是守着高楼别墅，拥有现代化的生活设施。而我爸我妈，没有品过云雾茶，没有用过洗衣机。他们呕心沥血将我养大、哺育成才，并不希望我扎根黄沙，他们指望我像只小鸟远远的飞走。

是的，我有文凭，有学位，有技术，我可以到南方寻找自己的家园，可以接走我的父母。使我的父母享受一下“春风日日吹香草”的乐趣，看一眼“乌塘渺渺绿平堤”的景致。永远告别大漠孤烟，瀚海落日。

而我却要去守着那孤寂的炊烟，贫瘠的大漠，直到永远。我爸我妈的理想成了灰烬，能叫他们不心碎么？他们给予我的精力、感情和金钱统统如这黄沙盖绿般的消失了。我们相视无言，只有哭泣。

家啊，家，想说爱你不容易。故乡啊，故乡，我是爱你的呀！

夜深人静之时，我提起了笔，我想，我只有向你默默倾诉我的情感，我的心声。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罗曼蒂克的幻想；唯有看到

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热爱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这是傅雷在《贝多芬传》一书中写的《译者序》，我觉得每个人都应有点这种精神，才能挽救我们的家园。

窗外下雨了，淅淅沥沥的雨声又把我带回江南的雨夜。那儿一定会是“雨过横塘水满堤，乱山高小路东西。”而我这儿雨无绿意，唯见沙流。我们的时代不是“罗曼蒂克”的，我们的人类也不是善恶分明的。我们常常忘记了超越，忘记了生命中最辉煌最灿烂的是什么，习惯了享受，习惯了平庸，习惯了追求轰动或是富有。父母给了我生命，我应用我的生命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我选择了另一条报答之路。另一种报答的形式。我想，我的父母终会明白的。我平静而坚决地选择了自己的所想。

老师，你说，我对吗？

信念是我的舟，鼓舞是舟的帆。生活的激流总会把我载到光明的彼岸。我坚信。

……

我为她的选择振奋、激动。我对她的明天关注，担忧。更多的是痛苦的思考。

1996年岁末，我读到一篇来自绿子家乡的最新报告，那是发表在《中国环境报》1949期第三版的文章：“阴北丘陵，沙逼人退。”字字句句是逼人的警告。绿子，她听见了吗？

——阴山北麓丘陵区位于阴山山地向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属于干旱农牧交错的生态脆弱地区。境内有锡盟多伦县，太仆寺旗等11个旗县173个乡镇，总面积417.3万公顷，人口190.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66.6万人。